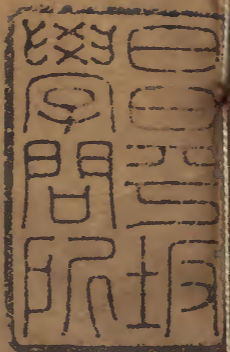


古文載述編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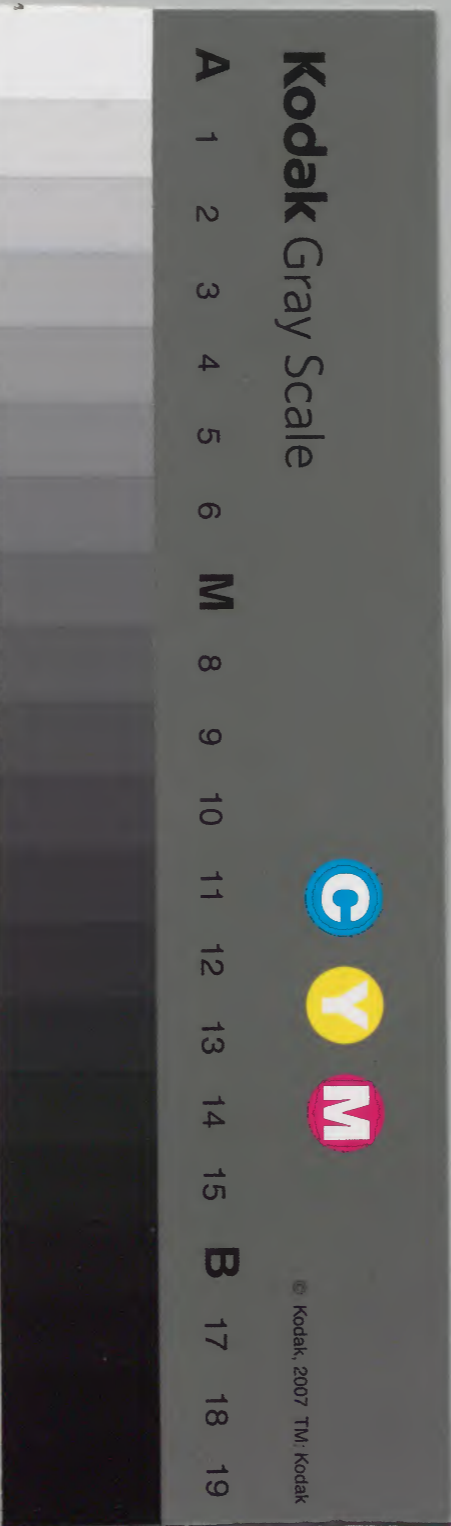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一〇二八	一四二册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九四三九	一四二册	函八
------	--	-----	------	------	----

理學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29)
函號	299	47



古文載道編卷之十五

淺草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受業閩中

柳 琿荆石

全校

陳紹濂尚友



愛蓮說

周惇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
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
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
花之君子者也意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

著

三宜堂

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心之所愛於物寓之然各以類相投不能強也清而潔通而直濂溪其人中之蓮乎非此君又焉得有此好

養心亭說

周惇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致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旣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希聖希賢俱本於心一有所欲便背道而馳矣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斯爲養之之至也孟子言

寡欲從其用功言之周子言無欲從其成功言之無殊
旨也

辨庸

司馬光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
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昏也苦心勞神
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
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
如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
之南而之比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性可謂殊於衆人矣
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
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
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道本無奇惟其庸而已彼索隱行
怪者匪徒無益而又害之至欲求爲庸人而不可得悲
夫

言默誠

楊時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
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
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雞烏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
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非其時也則
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
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
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
默誠

語默不合於宜與雞之非時而鳴何異故有取禍之道

一物雖小可以爲鑒當與程子言箴並傳

勸學

楊時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
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
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
望於吾友也

寥寥百餘言而學問之要用功之方得力之驗無不具
備諺云欲知未至路須問到來人先生真到來人乎後
之學者當各奉斯言以爲指南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楊時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况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

誠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有太姒然後有文王有孟母然後有亞聖此闡訓之所以宜急也今人不講久矣讀此文得不惕然動念耶

跋道卿帖

楊時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旣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文之無關於世道名教者自秦漢以來何慮弗汗牛充棟而不足以爲重輕雖有亦若無也惟仁人君子忠臣義士片紙隻字皆令人傳誦於不衰得之者奚啻若青珍異寶可知文以人重故君子必以砥行爲先也

陳居士傳

楊時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爲鄉閭大姓其爲人忠信
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
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
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
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
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
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
楊某曰予嘗謂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
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

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
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
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
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
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嘆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
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
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
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
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
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名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
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
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犯而不校見得思義世有若是人其所得於天者真是
上等姿品倘再加之學聖賢可馴致矣讀陳居士傳益
信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良非虛語也

舜典象刑說

朱熹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

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撲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靑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

鳴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
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
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
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
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
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
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
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
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旣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
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

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
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
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
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
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
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
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
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

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
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
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
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
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
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
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
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羗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
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
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

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
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
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
若此多矣可勝辨哉。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
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
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
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
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
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繇功不就其罪本不至
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貊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

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
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
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
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
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
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刑罰之設所以爲一申寃理枉也若槩從輕典令得納
贖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蕭望之之論不獨慨嘆於漢
矣蓋輕重淺深不偏不倚特在用刑之得其當耳正不
必托仁人之名而爲縱惡之實也

仁說

朱熹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
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
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
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
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
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
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
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

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
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
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
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
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
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
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
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

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
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
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
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
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
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
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
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
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

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
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
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
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
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
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
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
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
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朱子以此六字釋仁最爲渾全確

切程子言愛不足以盡仁故韓昌黎原道之論單主博
愛爲非然使盡遺乎愛則又失却半邊矣至於泛言同
體與專言知覺者其說俱偏不能無弊聖門祇教人求
仁而孟子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知四端
萬善俱統於此存爲心之德而義禮智之性畢該發爲
愛之理而恭宜別之情畢貫得此說而紛紛諸論可以
釋然矣

古文集道編 卷之五 雜著 朱熹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

觀心說

朱熹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

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二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齧口如目視目其

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入止有一心所以主乎身以觀物者也而佛氏曰觀心則是心亦一物而又有二心以觀之是兩心矣夫吾儒所謂人心道心者蓋惟此一心而有天理人欲之分故必用格致存養工夫以去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非謂別有一心以求此心也又非謂塊然兀坐可以一無所事而求此心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正異端之亂正道處故朱子辨之甚明

論語課會說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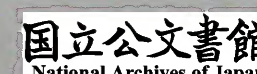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

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弟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為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師之所講貫不待弟之問弟之所聽受非其心之疑後世師弟子教學法盡於此弊亦盡於此相勉以古人而無急於勢利斯道其孰肯話及耶蓋至於今而沐其遺訓者無疆也不獨當時及門為幸矣

王氏續經說 朱熹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



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平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
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
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
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技功度德
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
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
之春秋哉蓋旣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
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
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
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

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于其言而終不
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
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峙之所爲而非仲
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
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
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
之學雜于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
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
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
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

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文中子天姿甚高年力尙強而其學頗出於正向使盡力于其實以益求其所未至安知不是聖賢中人而以好名欲速之心妄爲著書立說之舉卒之浮誕不經終不得與於斯道然較之荀揚輩則彼善於此矣朱子所以摘其非而重惜其人與

讀書之要

朱熹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旣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旣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

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
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
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
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
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
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
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
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
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
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
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
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
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
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
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
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
之法也

所論讀書之法至矣盡矣此子朱子之所以一生得力

也乎彼粗心浮氣疎易凌躐者宜乎其開卷則覺掩卷
茫然也

讀唐志

朱熹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
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
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
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
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
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
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
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

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于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

古文真寶後集卷之五十五
正誼堂
又有甚于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沂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于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于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

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于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于韓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則自苟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于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于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爲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

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本道德以爲文章古人自是合而爲一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秦漢而後工文章者世出而道德無聞焉品行之不古若者正以道德文章判而爲二耳韓歐如此他可知矣歷歷數之誠無可與斯文之統者天之未喪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辨李氏常語

朱熹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

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仁義者正此心之理也孟子七篇多言仁義欲人同得乎此心之理所以闢戰國功利之習而接尼山統系之傳者實在於此

而猥以蘇張孫吳班之不倫甚矣嗟乎是豈足以知我孟子哉

學校貢舉私議

朱熹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
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
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
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
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
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
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

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足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

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

斷以已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

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

欲揀其弊而不以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

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

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為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

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又損大

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

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士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

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

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
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
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
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
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
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
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
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

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

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

明立所舉德行之目

如八行之類

專委

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
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
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
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
取人分數

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

殿試各升一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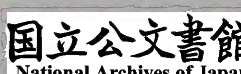
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
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
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

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

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且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

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
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
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
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
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
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
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
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

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
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
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
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
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
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
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
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
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
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

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

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

亦可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旣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六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

古文彙編 卷之五 三十一
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旣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鬪訇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旣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荅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

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畧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

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

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

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

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克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

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

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立德行之科分經史之年申割裂之禁選司教之人此皆酌古準今條列盡善苟能行之則文章之士未必不化爲道德之英也夫法久則當變通矧取士之典乎艸茅碩畫不知費幾許苦心雖未見諸施爲而先生之經濟亦於此可觀矣

跋黃仲本朋友說

朱熹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
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
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
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
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
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
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
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
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
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
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
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
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
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
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
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
而不至于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

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
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
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
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
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于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
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
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
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
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于世教者

古文事通編 卷十五 皇 正誼堂
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
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于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
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
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
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
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
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朋友爲五倫之一人皆未究其所以然誠有如子朱子
所云者原其責善輔仁之益所係於四者甚重則知不
可廢矣若淫朋狎友匪惟無益而又害之此則在慎擇
所與正不必作絕交論也

諭諸生

朱熹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啗乎莫

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擊盃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

他求也幸願畱意毋忽

去古旣遠庠序學校之政大非先王之意師之所以爲教弟之所以爲學競趨於名利一塗矣烏知有所爲理義者乎然身在官墻而行誼無異於市井是亦士君子之恥也讀茲諭者宜俛首自思矣

言文事通編 卷十五 聖 山言堂

諭諸職事

朱熹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為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

言文事通編 卷十五 雜著 五

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畱意禮義不足以悅心雖法制亦具文耳何足以移習尚而轉士風此教者學者與有責焉宜各奉此篇以爲訓

又諭學者

朱熹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又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學者立志不定終不濟事二程從十五六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此所以終爲大儒今人大都志不立者以要做貴人誤之也嗚呼貴人比比皆是而爲萬世師表者

却不是許多貴人而惟此幾個好人請大家仔細思量
欲做貴人乎欲做好人乎

滄洲精舍諭學者

朱熹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
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
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
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
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日制試出而
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
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
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
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

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會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揆合不會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會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社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老蘇韓柳學文字耳尚費如許精神如許功力遲之又久方能做成好文字况欲學做好人而全不向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踐履欲其能做成好人耶然士子只爲欲做好文字窮年學之至老尚多不能成者亦無暇工夫以學做好人矣興言及此可勝浩嘆

讀大紀

朱熹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
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
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
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
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旣
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
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
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
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

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
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
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
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
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
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
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
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
元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
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

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
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
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
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捨一法之
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
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
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
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
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
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元妙之說而不

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麤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外國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羣賢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

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人之所以得爲人者以有三綱五常也而佛氏盡廢之無君臣父子上下天理民彝滅絕盡矣蓋其原頭差處總由不知有理惟認作用爲性而冥心妄行以至於此破其原頭之謬方可以收廓清之功不然邪說惑人卽賢知尚且不免恐難以口舌爭也安得此等披肝照膽之文令牟尼各俯首至地

書近思錄後

朱熹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畱
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
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二卷蓋
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
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
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
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
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

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近思錄一書明白簡切所謂四子之階梯有功後學不
小今人於此尚罕講究焉又况其全書闕博無涯者乎
有負子朱子編輯之深心多矣

跋陳了翁與兄書

朱熹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
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
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
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
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
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克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
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
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
斯歟

義利取舍學之大本也見之明守之固胸中浩然自可
以克塞宇宙此陳公所得力處我輩當奉爲指南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朱熹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
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
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
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
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
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
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
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
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

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為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為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為累而故為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眾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

孔之遲行孟之三宿皆致澤之願固結於中大有所不得已耳若一有不合則翩然長往終已不顧此小丈夫所為豈聖賢之用心哉劉公之奏議司馬公之遺帖忠君愛國相勉以正真得聖賢之用心者文公表而出之可以為後世為人臣者法矣

補試勝論

朱熹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

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
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
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今世父兄之教子弟一副熱心腸無非欲其熟讀幾篇
程文以圖僥倖便自心滿意足子弟之率父兄一副驕
面孔無非靠其會做幾篇時文以釣聲名便自志高氣
傲朱子此諭真如潑水澆背令人渾身冰冷

